



香港早期文學刊物《人人文學》



給《詩經》評獎或其他

馮磊

。倘若地下有知，不知道會做何感想？西方有小說家寫過一篇小小說，大意是說，一個已經去世的人從墳墓裡跳了出來，他在人世上走了一遭，感嘆道：「怎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還不如我們那會兒呢？」說罷，這位逝者拒絕復活，義無反顧跳進墳墓裡去了。

和出版界的一些朋友閒聊。談到內地出版社的翻譯現狀。有朋友說，內地出版社目前多熱衷於積極引進國外的作品。很多作品翻譯得粗鄙不堪。不過，這類書一旦翻譯完畢，出版社內部往往非常重視，大力推薦。相反地，內地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，很難進入出版方的視野。這種感嘆，大約不是今天才有的。出版界的「重洋重外」，長期以來，大抵是一種慣例了吧。只是，作為寫作者，有沒有想過，出版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？大家都知道，在國外，有些小出版社因為發掘出一個好作家的作品，就可以長久地坐吃版權和紅利。國內的出版社，似乎缺少這種功夫和耐心。大家都浮躁。於是，大家都想追求短期利益。譬如出版社，民營的出版機構本身雖然也在書皮上印刷了「XX叢書」和自己的名頭，本身卻不具備法律上的所有權。因為民營出版機構是沒有書號的，書號得花錢去買。所以，民營的出版機構犯不着下那麼大功夫。至於國營的出版社，老總更是浮躁。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，幹兩年之後，大家就要換地方了。出版社又不是自己的，同樣犯不着下這麼大功夫。至於作家圈，就更不要說了。既然文學淪為圈子化的犧牲品，那麼哥幾個玩玩也就是了。今天你獲獎，明天我獲獎，人人有份也就是了。至於要增強一點權威性，就拉一兩個名家來，再不然給已故作家頒發一個「終身成就獎」。弟兄們嘻嘻哈哈，就把這台戲給唱了。這些，似乎扯得就有些遠了。與萊比錫的評獎關係不太大。

一手美食走天下

很快就會知道的」可以告訴你的，是，這歌與虎年有關！」

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據稱，中國的《詩經》在國外獲得大獎。中國的《詩經》還要獲獎？或者說，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、盧梭的《懺悔錄》、雨果的《笑面人》還要今天的人們來頒獎？聽來讓人跌眼鏡。後來，認真看了，才知道是德國萊比錫舉辦的一個設計領域的評獎。媒體報道稱，這個來自德國萊比錫的大獎，被命名為「世界最美的書」，是某某出版社送交的新書評選所獲得。也就是說，出版社認真做了一本書，這本書做得很精緻。於是，德國人給了一個獎。如此而已。這裡，《詩經》是一個噱頭。是拉來「陪綁」的。真正要宣傳的，是該出版社。在內行人來看，這叫做「軟廣告」。

不過，要說在文藝評獎領域，類似《詩經》獲獎的事情未必就不會出現。前幾年，某雜誌社評文學獎，一個小小的詩歌獎，把已故的某位詩人給抬了出來。雜誌社的刁鑽在於，為這位已故詩人搞了一個「終身成就獎」。至於其他的蝦兵蟹將，則是X等獎、X等獎……一大長溜地頒發下去。

文學評獎成了圈子裡的小菜一碟。今天哥幾個給他頒獎，邀請你來擔任評委、發獎和發言。明天哥幾個給你頒獎，邀請他来擔任評委、發獎和發言。轉悠來轉悠去，就這麼幾個「知名作家」。大家樂樂呵呵，到企業拉幾個錢，然後圍坐在一起，吃吃喝喝，不亦樂乎。

給已故文學家頒發終身成就獎，與後人給《詩經》頒發「千古影響大獎」（這裡的評獎，不是萊比錫的那種，人家評選的是裝幀設計）一樣，是吃古人飯。古人被一次次拉上頒獎台。

我看這部《年譜長編》裡大量記載的就是這樣的各種公文信件。如果總起來講，這就像是今天我們說



春之旋律（攝影）丁建

碗一個價格，小碗一個價格，生意簡單，美味的調料也不複雜。黃豆、紅油辣椒、香菜、鹽等，不見醬油，甚至連醋你都是自助。這裡坐得做多的是納西族的妹妹，她們懂得大研最好的味道在這裡。

門口站着一個戴長流蘇金耳環的女人，標準的瓜子臉，細瘦苗條的身材，一看就是四川人。果然，一打聽得知她來自瀘州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門口數錢。偶爾會遇到賣肉的商販，告訴他們明天要送多少材料；偶爾會遇到賣調料的商販，告訴他們明天的薑、花椒、辣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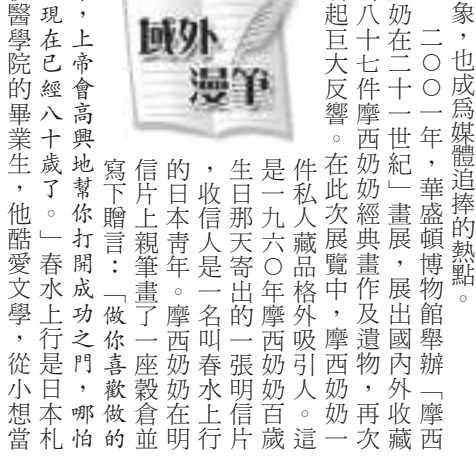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住下來，上她家吃粉不下十次卻也不厭。她的配料簡單，卻是經得住各路人的口味，例如沒有加醬油、醋和過多的辣椒，口味清淡的人不用再交代，要吃的自己從桌上的調料裡取。這大概是

從雲南過橋米線裡學來。所有的經營分為大碗和小碗，方便收錢，一看碗就知道你幾塊他幾塊了。經營的東西相對單一，材料的種類不會複雜，相對輕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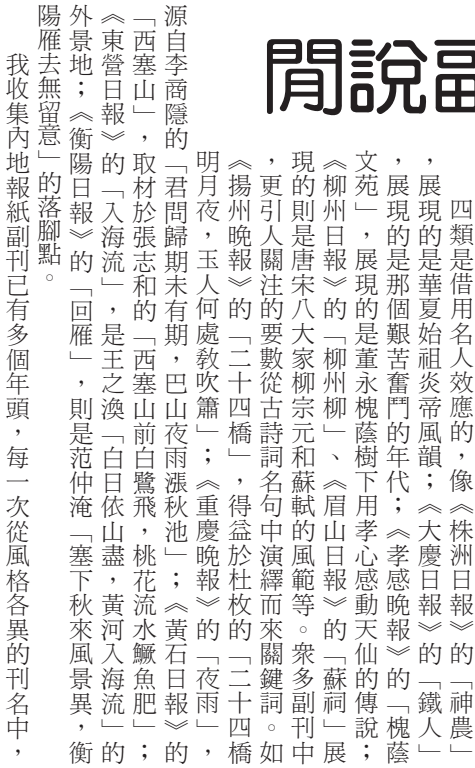
口岸選在必經之路，人人得見。甚至大方桌，雖然取自納西也自然有它的理由。小凳子坐的人多，坐着不舒服，自然是吃了就得走，人群流轉很快。店舖不大，只放得下兩張方桌，隨時給人客滿的印象。人多的地方有美食，這是好吃嘴都知道的秘密。她家從早晨到晚上生意都很好，我數了數人數算了下小賬，她一年的純利潤大概在三十萬左右。我們這些從頭忙到尾的白領，幾個人一年賺得了這個數呢？你過你的小資，她賺她的大錢。

這就是四川女人了，一手美食走天下。

徐秀麗



《國外漫筆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國外漫筆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清末官場流傳一則評價：袁世凱屠民，岑春煊屠官，張之洞屠財。我在《張之洞傳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）一書裡看到此說，好像是民間傳聞，沒有更準確的出處。那意思是說，袁世凱濫殺平民，岑春煊猛劾貪官，而張之洞花錢如水。這最後一位是位好官。

我最近閒翻《張之洞年譜長編》（吳劍傑編著，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二〇〇九），發現張之洞其實是屠財而不圖財。他曾任兩廣總督、湖廣總督、兩江總督，都是在經濟發達地區；而其時也正是中國向世界學習，興辦洋務的時候。那種風氣大開，人心思變的情況，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。他那二三十年，在廣州，在武漢，在南京，每天處理的要務就是修鐵路，辦鐵廠煤礦，造槍炮子彈，辦官錢局，辦造成幣局，辦工廠，辦學校，造輪船，修碼頭，辦海軍學校和陸軍學校以及學洋務的學校，等等。這就要向各方大員聯繫，以至向中國駐外使節（如當時的欽差大臣）聯繫商量，借錢，聘人，請洋教員、洋教官，研究合資問題、分配問題，貸款還款及利息問題。為此就要向朝廷報告示，向各省各部官員商量懇請。

我看這部《年譜長編》裡大量記載的就是這樣的各種公文信件。如果總起來講，這就像是今天我們說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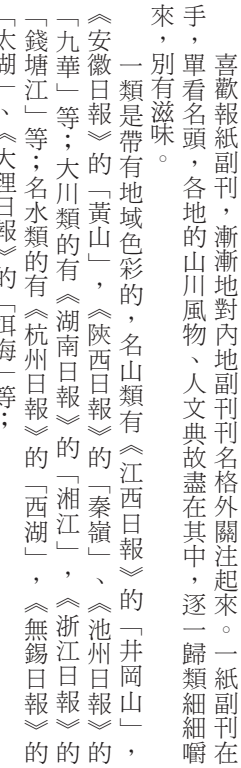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陳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州柳」、「眉山日報」的「蘇祠」展現的則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的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，源自李商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西山山」，取材於張志和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；《東營日報》的「入海流」，是王之渙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的外景地；《衡陽日報》的「回雁」，則是范仲淹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的落腳點。



《人人文學》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，由黃思聰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，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，共出三十六期。初期為月刊，二十五開本，約七十至八十多頁，後來改為半月刊，縮至五十頁。《人人文學》初期由黃思聰主編，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，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。

我收集內地報紙副刊已有多個年頭，每一次從風格各異的刊名中，想像那些不謀面的生命摯友，感受那一處處特色鮮明的風土人情，內心時常湧動一種海內存知己的高遠和溫馨。